辯正論卷第二

唐沙門釋法琳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下

既

辯正論卷第二

唐沙門釋法琳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 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太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曰金錄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太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北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求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措則衣冠容

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未

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措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捐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真氣自然燒香散花神儀鬱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娑羅樂師度量万廣等齋威儀軌則本无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備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為國家建三録之齋攘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尒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釋姜武發疾瘵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録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

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
錄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
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
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冶錄兵符社
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
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惣真中
元惣仙下元惣神常清朝向本命廻
心礼三十二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
翔各九廻手摩額案兩眉後拭兩目
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錄用
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升薪五
束或用金人金鏁金龍金魚銀人銀
鏁銀筒銀榼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
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
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
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
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
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到天監
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勑捨道
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
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
託以禁期與道法文宣帝令曇顯
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尒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
出家未發心者勑令染剃具如別傳

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

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尒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勑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黄巾之裔近承脩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脩靜叛梁所由叙入齊被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勵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録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印操持簡録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明時修無為而崇上德進則動飈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録猶牝雞靡司晨之用陶犬无守夜之功何者撿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説討其根起皆是張陵偽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管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道士之号從何而來若能聞已懃行

當為子説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慨而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

當為子說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懼而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委之傳者迷之若不委而傳竊為夫子不取也三間有言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叙大宗案道教衆經並云初應一氣号曰大羅在三清之表置玄都玉京玉城金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經云自然應化有十種号一号自然二号无極三号大道四号至真五号太上六号老君七号高皇八号天尊九号玉帝十号陛下統領一切立君臣之道正一經云上化三清以置仙真聖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宮府天曹普領星辰日月分文垂象令下界天子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先代聖君皆法此為治又從一炁化生三氣以應三君言三君者從三氣生道者氣也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有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洞玄神神寶君是洞真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元高上玉皇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億万氣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号高

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元高上玉皇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億万氣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号高上太有玉清宮靈寶丈人即靈寶君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上玉虛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刼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神寶丈人即神寶君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通无上玉虛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刼至上皇元年出書時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又言此三号雖年殊号異本同一也仍分為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即三氣之尊神自然懺謝儀云臣等歸命東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東方九炁清天太清玄元无上三天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太帝君上皇老人二十九真七十二聖高玄真君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始清天真東華玉寶高辰大司上相青童君元老九玄主仙真人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真人諸天至極上聖大神下謝東卿无極世界五岳四瀆神仙正真九叩頭九博頰也

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曰九皇是初三皇虛无空同之變化次三皇是玄元始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以為三合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代代習真莫不法道又云三

以為三合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代代習真莫不法道又云三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天從四民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從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上大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說謂為道中之道又是天尊之位處七映之宮居九華之殿坐金牀而悅性憑玉机以恬神玉女輧羅仙童侍衛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不崇仰為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惟神可信可尚是以古之賢哲率共依行或隱迹於市朝或藏形於林藪或門人隨從或弟子諮詢王台之侶三千庚桑之衆非一無不二觀調心重玄滌想談空極妙扇大道以匡時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天子咸所遵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夏后鍾山之感漢文河上之徵妙應蟬聯无時暫替義非虛說出自由來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通人折日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于鄉之類誠難與言夫凝冰慘慄不能彫

歎冬之花朱飈鑠石不能靡簫丘之

水學習　涇入耀六用之用非習也雍

欵冬之花朱飈鑠石不能靡簫丘之木舉熠（涇入反）耀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甌甌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三皇時也天尊之号出自佛經陛下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元士曹屬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尾以偽為真所叙三皇並引帝系譜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没似異而同若上古已来實有斯法庖犧著易未見叙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後漸出記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沛見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云三界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所嗤恠笑道論中備詳其偽矣莊子云王台瘠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授先王之典弗為道士靡戴黃巾輙

引將来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

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
藏不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絶无
蹤迹案潘岳閑中記嵇康皇甫謐高
士傳及訪父老等无河上公結草為
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謀焉可憑乎又
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
道家既无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
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
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
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
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
志討論今古墳典惣判凡有九流一
儒流二道流道無別教惣在九流之
內據此而言无別立教何以故无教
主故若言以老子為教主者老子非
是帝王若為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
尊為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
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
天上垂教布化為道家主並是三張
以下偽經妄說天尊上為道主既其
无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
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
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
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

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
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為
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
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
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
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
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
既周為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
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
子不得有風既其无風云何布化無
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
有二教縱稱有道判入儒流又老子
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
皇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為
養神无事安民謂无所施為无所造
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為大道无別
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
之氣亦无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
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
云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為宗虛无為本

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
然者道之真也无為者道之極也虛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為宗虛无為本

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无為者道之極也虛无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无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為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為身生在何許名之為道道言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无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无極大道无上至真玄居虛无無形自然極虛无之上上无復天下無復地故曰无上至真大道雖虛无而能生一為万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无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為本道不得為本自然為常道不得為常若兩个俱是常亦兩个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无常若自然為本道為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為本天為迹天道俱无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无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无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然不法還是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无常可得無常非有常无无常異常何得今常異无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无常常法尚无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无常常法既無有常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既無有常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
成仙耳故秦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
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為主
姤善疾惡為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
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
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
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
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
而避外患同其事以攝內生愚者見
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
寇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
同張禹湯行章句苟求閨屋冀得養
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
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
從天地山川星辰岳瀆及安宅謝墓
呼召魂神所營醮法備列珎奇廣班
綾綵多用羞魚鹿脯黃白蜜粉清酒
雜果塩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喫將軍
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
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
家舁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悠

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太天皇太

謂天皇三官案古来先儒云天皇太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鈎陳之内為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丞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礼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愛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負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礼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礼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咸行於世靡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偽濫莫過於此依周礼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盡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為國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蔫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請道神微嗖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殁吉凶由其決断周公行祭

敢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病蔫周公立三壇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

道神微嘆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
所尊壽殁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

敢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病蔦周公立三壇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墜天寶命公歸乃內籥於金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鬼神必尊人命所屬周公豈敢不先求請子細推勘虛課可知也若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不云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云令喜辟穀斷米為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嗟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弑馬為誓道稱无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洹洹府解道可道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徼无欲妙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深兮似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緜緜若存等道者謂洹洹君名者謂脾母者謂丹田洹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勝主常飲甘露食騑驛之脯其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跱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脴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洹洹其妙

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

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无氣氣絶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淵兮者謂口也口有華池味唾而咽之言津汋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万物之宗者謂口飲食万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緜緜為天總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勤以三元甲子為第所明指趣大都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縮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罪本黃庭云上有黃庭下有開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嘘吸廬外出入丹田審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衣朱衣開門牧籥閉兩扉幽闕夾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上服赤衣揮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特肆重閉之玄癰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裳衣繡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遲出

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无患呼吸廬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急常存玉房視明時念太

老彼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无患呼吸廬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急常存玉房視明時念太倉不飢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桑蓋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門常能行之可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古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无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

以內祓无益返論竇公便以不外墜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
陷垂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
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
天地不能使蟄垂夏逝震雷冬發時
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
截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垂无乃
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
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
辟穀悉号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
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
行娛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
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恠言若遭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矣
殊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
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
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
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鷰入海為蜃
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為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願為疋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願為疋夫所冈納虛妄之辞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无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焉儒生怳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玄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之万徧則身飛仙學者議玄布李老无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彥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号慈持開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鍱腹奇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緘脣儒綜五車釋談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觀綺藻蘭言禀乎天骨神情機警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

由於自然甚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偏所詳究請為吾子函杖論之於是共造祇園頂礼開士退坐一面具陳上事開士運不請之心縱无尋之辯頋而說曰尋太古无為其民朴素未崇仁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草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更隱頗競聲色兼好畋敭遂感隱者容成子為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无為之治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騁馳畋獵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善結者無繩約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處中和行无為則天下自化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御物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絶生死根尋黃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尚聲

自化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御物

恒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絶生死根尋黄帝之時垂衣裳營宫室尚聲尚色以畋以敭人主驕奢下民勞俟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道詎曾脫躧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説　儒生曰天五千文探道德之奥順古歸朴致之太和貴虛靜以守真軌至言以崇本其文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翁弃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在於已而究万物之幽情存聖人之風是以班固楊雄尚不毗毁子長或以於六經或以祔儒首叔皮君山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知道之微可為百王不刊之誡矣而開士抑為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蓬飛而浡浮吾聞為可為於可為之世則天下同為是為可為也今亦子以為明可為者可以不為矣夫五色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響等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猒

淨名云所見色與音等乎五音致聾
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

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響等
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猒
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
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无
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
觀身不淨乎去煩乱令心虛愛精血
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彊氣散
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彊也
挫其銳黜思也解其紛不鬬也但是
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
物嫌蓋為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
也和其光不乱人也同其塵不自別
也直是揚波濁泥以避患未能利益
同事以化生乃為有為事有事非无
為无事也以已而和不知物之所以
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蹣跚形體之
問倥偬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顏光祿云道者流出於仙法
佛者本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
友飛靈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
老延華駐采　佛也者必辭親偶閑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反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挾恒劫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求
如所以為異請示其明異同歸之用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反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挾恒刼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未知所以為異請亦其門異同歸也開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无名无為天地之始乾坤有質有為萬物之母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今有便是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拘限有无之間生成始母之内矣請吾言之真諦故無無為天地之始世諦故有有為万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為世諦始為本也故為真諦世諦說有非无而有真諦說无非有而无非无而有不有有也非有而无不无無也非无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无斷見便息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无无者非无非不无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既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者也子知異之為異未知異之所以異未知異之所以異焉知同異之所以異未知同異之所以異之焉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非異之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非不異之所以異未知非非不同非非非不異之所以異焉知異同同異无異不異之所以異哉是以如来說法常依二諦起慈悲以救物行喜捨以濟人无念而成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實無所為子其詳焉無自誤也儒生問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儒流弃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子不黨何若是歟　開士喻曰小人黨親君子黨理若理苻而事順者亦何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淳偽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然而驢乳為酪不能出蘇縱強抨之還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絶也牛乳出蘇酪乃至醍醐轉抨轉淨唯香唯美五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為喻考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漢書先六經後黃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惣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

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志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令以勸子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辯正論卷第二